

情感治理范式下社区社会心态培育研究

吴芳茗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情感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范式, 对社区社会心态培育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该研究通过对社区情感治理与社区社会心态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论证了通过情感治理培育社区社会心态的可行性以及正向社区社会心态对开展社区情感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 提出通过强化正义的情感体验、有效利用社会心理服务以及营造积极的社区环境来培育正向的社区社会心态, 旨在为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情感回归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情感治理; 社区; 社会心态; 培育

积极的社会心态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 既是凝聚共识的“黏合剂”, 也是治理现代化的“新标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重视心理和精神卫生”^[2], 随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中着重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3], 近日,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4]。从党的一系列政策走向看来, 心理健康逐步从卫生健康领域向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层面拓展, 这一演变过程清晰地展现出, 随着中国治理体系的逐渐完善, 心理健康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当前阶段, 中国社会心态整体上呈现积极健康、向上向好的态势, 但随着经济增速在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所放缓, 一部分人就业、收入甚至生活状态受到影响, 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消耗, 由此引发耗竭倦怠、消极悲观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态势, 但是其培育应该下沉到基层社区, 凭借情感治理与社区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的互构性关系, 在情感治理范式下培育积极的社区社会心态。

1 情感治理与社会心态的基本内涵

1.1 情感治理

近年来, 随着“情感回归”理念的兴起, 情感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成为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逐渐兴起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其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主要围绕着政府或社会力量如何理解、介入、管理甚至影响个体和群体的情感而展开。

理解情感治理的内涵, 要抓住几个关键层面。第一, 情感治理关注情感的政治性, 这意味着情感并非纯粹的私人体验, 而是与公共领域、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公民的情感状态会直接影响其对政策的接受度、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度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 这就解释了情感治理为什么要感知和回应公民情感。第二, 情感治理涉及情感生产与调适, Gustafsson^[5]的文章揭示了情感是如何被社会化和政治身份影响、建构和塑造

作者简介: 吴芳茗,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 wfm5567@163.com。

的，这意味着治理主体可以采取合适的政策和行动塑造和传播特定的情感价值，也可以识别和干预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负面情感，这样情感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情感工程”，旨在通过介入情感的生产与调适过程，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第三，情感治理也体现在对“治理主体情感”的关注，因此要求治理主体不仅要理性决策，也要理解和运用情感智慧，通过真诚的情感沟通来获得信任和支持。

社区情感治理关注微观的情感互动，理解在社区空间内情感是如何被体表达、塑造和共享的。因此，有学者将其概念界定为在社区场域内，社区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情感策略，通过满足情感需求，促进正向情感再生来构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协调基层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和过程^[6]。当前，中国社区情感治理主要呈现“对象-工具-目标”的“治理三角”分析架构，即将情感作为治理的对象、工具和目标，在社区日常治理中，聚焦于对居民情感因素的精准识别、深度分析和科学调控，运用情感策略调节社区中各种关系，以提升社区内个体和群体的情感状态和情感韧性。

情感治理作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柔性治理方式，将宏观政策细化并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场景，变成日常叙事，更容易为社区居民所理解和接受，弥补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等刚性治理的不足。社区情感治理通过积极的情感建构，使社区形成强大的韧性和凝聚力，在面对社区危机时，增强社区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1.2 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社会意识的范畴，源自当代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被定义为一种弥散的社会心境状态，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被社会成员所共享，且体现在诸如流行语、时尚、观念等表征中，成为社会成员相互比较、沟通、合作的背景和基础^[7]。关于社区社会心态形成机制，杨宜音教授认为，社会心态形成具有从个体微观心理水平到社会宏观水平的向上、向下和互动机制，也即是个体价值观通过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过程，形成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超越个体心态，不仅仅是个体心态的简单组合，而是个体和群体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最大公约数”，并且在形成后作用于个体。

社区社会心态是处于人际和群体水平上，弥散在整个社区、为社区内绝大多数居民共享的心境状态，由社区情绪、社区需要、社区社会认知和社区价值观构成。人们的感知、认同、情感、情绪、互动和交往生成社区的情感表征以及丰富多样的社区社会心态，社区社会心态一端连着社区居民的个体心态，另一端与更为宏观的社会心态相通，是社会心态在特定地域环境上的表达，是社区水平上的社会心态。关于社区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借鉴城市社会学和社区研究，社区地理位置、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居民所处的年龄阶段、国家干预程度以及不同的社区类型，都可能影响社区社会心态的培育，此外，从社区中的“人”视角来看，社区中的群体分化也会使得居民社区社会心态呈现不同特征。

社区是社会的微观基础，之所以将社会心态的培育下沉到社区中，是因为社区不仅是地理学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空间聚落，更是情感关系的地域空间，而心理和情感联结是人们在社区安居乐业的根基。滕尼斯^[8]认为社区表征着一种与理性算计的现代社会形成对照的共同体精神，并指向地缘生活中共同的伦理生活及其情感向度。在韦伯^[9]看来，共同体关系的实质是基于主观情感的社会行动。在日益原子化和疏离冷漠的当今社会，社区仍然具备营造积极情感、孵化正向社会心态的品质，探讨社区社会心态有助于挖掘社区作为共同体和情感空间存在的机制，重视社区的情感空间属性。

2 社会心态对情感治理的影响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涵盖对物质丰裕的追求，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心理诉求，这就要求“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0]”。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承载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情感交流和社会认同，人民对生活品质、情感连接和个体尊严的期盼落实到现实就是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社区治理必须从传统的事务性管理向精细化、专业化、人性化方向转型，突破以硬件设施建设和行政事务处理为主的治理模式，用“绣花精神”打造精细化社区治理。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和情感反应的总和，能够映射出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所持有的认知态度、情绪感受和价值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体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与评价^[11]。根据杨宜音教授提出的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当某种社会心态逐渐形成后，它就会自上而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这种向下模型进一步说明了，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当前最大的社会心理，就要求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必须关照到民众的心理诉求，将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治理目标。

情感治理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情感状态为核心目标，主张在工具理性和正式规则之外，将社区居民的幸福感知视为同等重要的治理取向，避免效率至上造成的情感忽略。以情感作为治理目标，则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便是治理的评估维度，将社区心态情况纳入到治理效果评估，促使社区治理从追求表面政绩转向关心深层民生，真正实现以心换心、以情感人的治理效果。

3 情感治理培育社区社会心态的机制研究

社区社会心态的形成依赖于社区情感共振与共享现实性的构建，社区情感治理在促进正向情感再生产的逻辑上与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高度契合。

社会认同是社会心态形成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类别或群体的心理过程，称为“自我归类过程”^[7]，个体通过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而获得自我定义，并与群体成员共享价值观。情感治理以情感为纽带，通过社区文化培育、互动参与和共情机制，构建居民间的价值共识和情感联结，从而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核心在于通过集体记忆塑造、公共空间营造、协商共治等方式促进社区居民的情感互动和精神共鸣，激发“我们感”和“一体感”，使原子化的个体融入社区情感共同体之中。此外，情感治理中开展的情感仪式“可以周期性地更新群体自身及其统一体的情感，个体的社会性也随之增强^[12]”，这种情感仪式使个体在情感体验中内化社区价值观，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基调。

情绪感染是社会心态中情绪基调形成的关键机制，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有意无意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和行为的过程^[7]，当群体中的个体带着情绪到群体中，在与群体成员的接触以及成员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情绪也随之传递，最终形成超越自身情绪的群体情绪状态，这种群体情绪能够重构个体情绪，并且将群体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社区居民的内在需要是社区情绪生成的

深层动因^[13]，需求得到满足会让人的情绪愉悦，需求得不到满足会让人焦虑气愤。社区情感治理在制度体系基础上，凸显“人”在治理中的价值和功能，依托非正式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思维惯习，通过情感沟通形成社区情感秩序，理解和体悟社区多元化、多样化居民的心理和情绪^[14]。

4 情感治理培育社区社会心态的实践路径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社会结构转型不断加快，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加速，社会心态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更加紧迫和重要。情感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内在体验，更是一种具有社会结构意义的现象，它是人类互动的核心元素，同时深深嵌入到社会行为和文化规范之中。情感治理是一种柔性的社会治理策略，是技术治理、规则治理等偏向刚性治理策略的一种补充，强调对社会心态的疏导与培育^[15]。

4.1 强化正义的情感体验

正向的社会心态与正义的情感体验相关。“正义感”并非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判断，还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当社区居民认为社区的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矛盾处理等方面是公平的、符合道义的，他们就会产生被尊重的情感，这种积极的正义感体验，是构成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的基础。因此，社区治理中应更加强调满足社区居民的情感正义要求。

社区政策制定要满足情感正义需求。民生之“需”是情感正义的底线需求，民生之“实”是情感正义的最直观体现，因此办好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就是在满足最大公约数的情感正义需求。习近平总书记^[16-17]提出，“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实效。”吕小康教授^[18]曾说“社会心态治理具备‘次生性’特征，即主要应当通过治理社会心态反映的实体社会问题来治理社会心态，而不是主要通过各类心理健康技术来直接消除所谓的社会心理问题。”因此社区政策在满足社区居民基本民生需求方面要体现公平正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减少人民群众由于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而产生的落差和不满心理。社区政策制定若忽视居民的基本需求，容易导致社区规则虽在却难以获得居民内心认同，社区心态随之消极。

社区矛盾调节要讲公平。社区矛盾调节的公平性是培育正向社区社会心态的核心机制。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社区作为初级生活圈，其内部冲突的解决方式直接影响居民对共同体公平正义的感知与信念。矛盾调节若失之偏颇，不仅无法化解具体纠纷，更会作为一种负面信号，深刻侵蚀社区的信任资本，助长“不闹不解决”的机会主义心态与普遍的相对剥夺感。反之，公平的调节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心态建设实践。在实践中，与当事双方的互动、调节矛盾的程序和最终结果都要体现正义原则，这样才能够有效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并向全体社区居民传递出“善恶有报、纠纷有解”的确定性信号，巩固居民的社区安全感与归属感，强化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心态。

4.2 高效利用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在社会治理框架下，政府提供基础性的免费心理辅导和干预服务，开展社区层面的心理服务是近些年中国基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新形式之一^[19]。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包括微观的心理疏导，即通过专业方法帮助个体和群体应对心理压力，解决心理问题；中观的社会预期管理，即引导和管理群体的社会预期，以减少不满和冲突；宏观的社会心态培育，即培养社区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如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等^[20]。

情感治理将社会心理服务视为疏导负面情绪、缓解个体压力的重要平台。这不仅是治理精细化的体现，更是构建韧性社区的重要支撑。通过设立心理咨询室、建立邻里支持网络等方式，社会心理服务为居民提供专业情绪疏导渠道，防止个体负面情绪演变成影响社区整体氛围的集体性负面心态，将潜在矛盾化解于萌芽。情感治理借助社会心理服务这一平台将情感关怀融入社区日常，推动社区从管理向服务、从物质建设向人文关怀的深层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建共治共享。

情感治理借助社会心理服务赋能居民，培养个体情感自治能力。社区居民也不仅是情感治理的对象，更是情感治理的主体。情感治理依赖于“个人和集体的自治能力，而不是一种等级关系，即治理者直接决定被治理者做什么”^[21]。社会心理服务通过提供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管理技巧和人际沟通培训，使居民从被动的情绪疏导对象，转变为能主动识别、调适自身情绪的健康责任主体。这种赋能模式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心理韧性，更将情感治理内化为个体的日常实践，构建起由内而外、富有韧性的社区情感支持生态，实现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

4.3 营造积极的社区环境

通过改造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进而改变群众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是进行情感治理、改变社会氛围、塑造社会心态的一种基本方式^[15]，其内在逻辑在于通过促进居民间的非正式交往，为建立弱连接和邻里信任提供天然场域。

构建丰富的公共生活与社区文化来塑造共同情感体验。在社区场域中，个体的情感体验通过互动交流得以传递和扩散，社区治理通过提供丰富的公共生活，使居民获得多样化的参与平台和互动机会，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创造共同经历和情感连接的土壤。与此同时，社区情感治理也应着力于营造独特的社区文化环境，包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传承社区的历史记忆等，通过各种形式使居民获得共享的情感体验，接受主流价值观引导，从而培育出更积极、包容和互助的社区社会心态。

依托制度化的支持网络强化居民的心理安全感与效能感。情感治理并不排斥制度和机制的运用和保障，恰恰治理本身就是体系、制度、机制的统一体^[22]。情感治理一方面确立制度化的民意汇集与回应机制，居民的诉求以制度化的形式进行反映和收集，对于共性的民情民意进行集中回应，有针对性地解决特殊问题，这样居民才会感受到自己受到关注和关心；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包括居委会、物业、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及社区领袖在内的多元支持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及时响应居民的个体困境，给予多元的资源支持和情感服务，这种制度保障所带来的心理安全感和对环境的掌控感是居民保持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心态的坚实基础。

5 结 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培育积极正向的社区社会心态是社区情感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社区社会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构建基层综合治理模式，这要求党组织、居委会、专业社工和居民的多方协同，将制度、技术与情感有机结合，通过常态化活动、持续性服务和动态化评估，逐步浸润社区生活，在点滴积累中培育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区社会心态，为基层社区注入抵御风险、自我修复的内在韧性，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49.
- [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41.
- [4]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2025-03-13 (001).
- [5]GUSTAFSSON, K., HALL, T. H. The politics of e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o gets to feel what, whose emotions matte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1(4): 973 - 984.
- [6]潘小娟. 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 (06): 6-10.
- [7]杨宜音. 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 (06): 2-7+145.
- [8]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87-90.
- [9]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第1卷). 阎克文,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132.
- [10]李强同志署名文章: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2025-10-30.
- [11]罗仲尤, 段丽. 美好生活与良好社会心态共轭构建的三维视角[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5(03):1-7.
- [12]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敬东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518.
- [13]井世洁, 杨宜音, 吴莹. 社区情绪: 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 (03): 61-69.
- [14]吴晓凯. 寓情于治: 社区情感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实践*, 2024,(06):51-61.
- [15]吕小康. 着力培育更具松弛感的积极社会心态 [J]. *国家治理*, 2025, (05): 18-22.
- [16]新华社记者. 聚焦中心任务用好关键一招[N]. 人民日报, 2024-05-27(001).
- [17]新华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J]. *大社会*, 2025,(4): 5.
- [18]吕小康, 付春野. 社会心态治理的元理论思考[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2.
- [19]伍麟. 培育理性平和心态的现实路径[J]. *人民论坛*, 2025,(12): 36-39.
- [20]吴同.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心理服务与居民情绪调节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4, (15): 7.
- [21]EVA.S, PETER.T,The Politics of self-governance:An introduction,The Politics of Self-governance[M]. London:Taylor&Francis,2009(1):1.
- [22]郭根, 李莹. 城市社区治理的情感出场: 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6(02):121-135.

Research on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cultivation under the paradigm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WU Fangmi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NCEPU),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motional governance, as an emerging governance paradigm, plays an undeniable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of cultivating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through emotio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at a positive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has on conducting community emotional governance. It proposes cultivating a positive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by strengthening the experience of justice, effectively utiliz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and creating a positive community environment.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motional retur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emotion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ocial mentality; cultivation